

淺談鳳山新城北門外——北門仔、北城門門額、武洛塘山的文化空間紋理與地景

撰文／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邱延洲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代理主任 莊建華

壹、新城的歷史脈絡

清代鳳山縣是臺灣諸縣中，唯一擁有兩座城池者，一座位於左營的興隆庄（即今之左營「舊城」），一座則座落下埤頭街（即今之鳳山，為區別舊城，則稱「新城」）。新、舊城不僅是城池興建早晚問題，而是鳳山縣經歷過縣治的遷移，康熙 23 年（1684），清廷克臺後先以興隆庄作為縣治所在，乾隆 51 年（1786）爆發林爽文之亂，亂事平息後，福康安奏請遷治至下埤頭街。¹

然而，嘉慶年間蔡牽之亂，下埤頭街受到波擊，蔡牽黨羽吳淮泗攻打鳳山，因新治離海較遠，不及反應，縣城遭受圍攻，援軍未至，縣城陷入吳淮泗手中，時任知縣吳兆麟遇害，因此又產生遷治的輿論，官紳一體希望遷回興隆莊。不過，道光 6 年（1826）縣治磚石城垣完工，但縣署卻遲遲不遷回興隆莊，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臺時，鳳山縣民以用水「悉皆取埤頭」²為理由，呈請不願遷回縣治。最終於道光 27 年（1847）位於埤頭街的新治正式取代了興隆莊的舊治。

雖說下埤頭街直至道光 27 年（1847）才正式確立其縣治所在位階，但在此以前便陸續興建縣治所需之設施，如嘉慶 5 年（1800）建城隍廟，³以及乾隆 53 年（1788），縣治遷往埤頭街荊竹為城，立東、西、南、北四門，嘉慶 9 年（1804）又增建外北門、小

本篇為特約邀稿

1 李光濤，《明清史料戊編（第三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1957），頁 287-288。

2 《軍機檔》，079328 號，道光 27 年 9 月 15 日奏。轉引自杜劍鋒，《舊城滄桑——鳳山縣舊城建城 180 年懷舊》（高雄：高雄市政府文獻會，2006），頁 82-83。

3（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82。

東門（或稱東便門），道光 18 年（1838）知縣曹謹在原有的新城基礎上，增建城樓併築六座砲臺，提升新城的防禦。

有鑒於此，乾隆 53 年至道光 27 年（1787-1847），新、舊縣治反覆遷移，影響了官民頻繁來往之間，而清代官民從舊城出發欲入新城，必經赤山庄，路牛潮埔庄，由新城的「郡南第一關」外北門入「北門」以進城內。因此「外北門」成為往來新舊城之間重要關隘（圖 1、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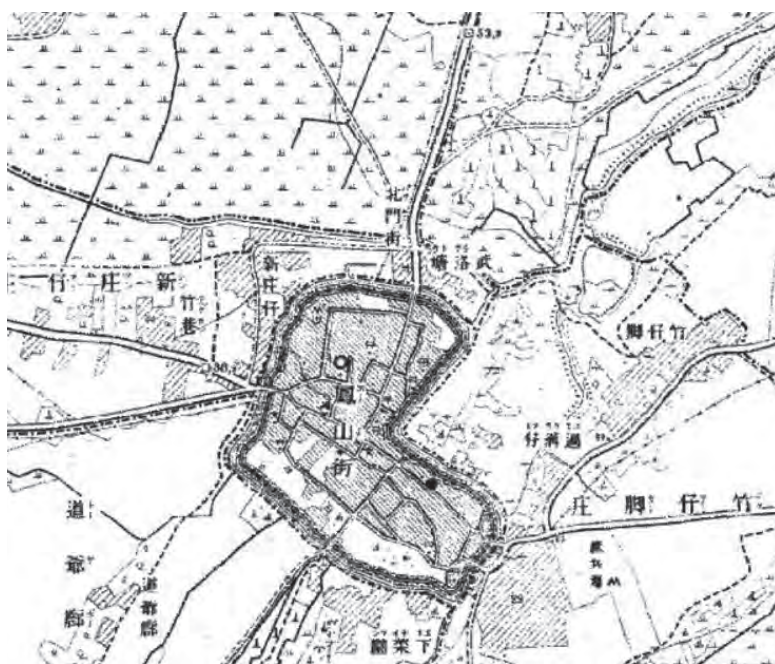


圖 1 20 世紀初鳳山新城與鄰近區域（日治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GIS 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 日。網址：<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kaohsiung.aspx>。



圖 2 鳳山北門，圖為縣城內側，現已拆除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鳳山縣新城〉。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B3%B3%E5%B1%B1%E7%B8%A3%E6%96%B0%E5%9F%8E>。

貳、過去的歷史文獻及關注的焦點

早期的鳳山地區研究其實多集中於鳳山縣政治發展脈絡的研究，由如許雪姬、劉淑芬等人合著的《清代鳳山縣的研究（一六八四至一八九五）》⁴。另外不少學者，如張守真、簡炯仁、廖德宗、王御風等人均對鳳山縣城的轉換及政治環境的變遷等進行過相關研究。⁵ 透過歷史文獻及前人研究，對於鳳山縣新城的歷史脈絡有了基礎性的掌握。

民國 112 年（2023）4 月，在高雄市三民區一位高齡 97 歲的林京西老先生欲將自己存放家中近半個世紀的石碑捐給高雄市政府。通報後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共同會勘，才發現所欲捐贈的文物為鳳山新城的南北門額（圖 3），據林京西老先生口述，該二塊門額係於民國 50 年代擔任銀行駐衛警時，在臺灣銀行鳳山分行（曹公路與光復路交叉口）進行地基整建時獲得；鳳山新城「南門」門額與「北門」門額被一併發現，林先生當時現場工人以數百元酬勞收購，隨後請牛車載送回家收藏。其間一直存放家中。清代鳳山縣新城「北門」門額。門額中央以右至左字樣為「北門」。



圖 3 鳳山新城南北門額發現時，林京西老先生正在解釋門額來源
圖片來源：林千智提供。

-
- 4 許雪姬、劉淑芬、方惠芳，〈清代鳳山縣的研究（一六八四至一八九五）〉，《高雄文獻》，20/21（1985），頁 1-154。
- 5 張守真，〈左營興隆莊縣城淪為舊城原因初探〉，《高市文獻》，10（1）（1997），頁 1-22。簡炯仁，〈清代鳳山縣最大街市「下陂頭街」崛起初探〉，《高市文獻》，15（1）（2002），頁 1-44。廖德宗，〈鳳山柴頭埤之變遷及位置考證〉，《高市文獻》，20（3）（2007），頁 117-144。王御風，〈日治鳳山街之變遷初探〉，《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9（2015），頁 93-134；王御風著，許育榮繪，《高雄雙城記：左營聯鳳山》（臺北：玉山社，2012）。

上行縱向陰刻「戊戌年正月置」、下行落款「職員黃榜督造」（圖4）。鳳山縣新城之北門（平朔門）原位於今鳳山區中正路與光復路口南側之位置。



圖4 新發現的北門門額現況及落款

圖片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鳳山縣新城於道光18年（1838）增建時，不僅於原有城門上增建城樓，並同時立有六座砲臺。目前所留門額中，東便門仍位於原址、外北門的「郡南第一關」則由高史博收

存、東門門額因破碎收存於曹公祠，其餘門額均散失。因此，南、北門的門額文物出現，彌補了鳳山縣新城的歷史殘缺，更見證清代以降鳳山地區發展脈絡。

然而，過去的研究在討論的過程中，主要集中在新舊城的地位轉換、社會環境及水利設施等部分。較少關注到新城北門外，包含赤山里、北門仔這一大片區域的歷史發展脈絡。因此，為累積接續鳳山新城的研究領域。本文擬透過文獻及耆老訪談的調查，進行鳳山縣新城「北門外」百年聚落發展的脈絡，作為日後探究本地歷史文化地景的發軔。

參、耆老眼中的北門外聚落變遷

現今鳳山有地名「北門仔（Pak-mng-á）」，即是指外北門，亦即鳳山區中正路與協和路口北側。這個地名的緣起最早出現在《鳳山縣採訪冊》：「外北門街（舊志作武洛塘街），在外北門內，逐日為市。」⁶不過直至民國59年（1970）才以「北門」正式作

6 （清）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136。

為行政區名。北門里實由鎮北里劃分出，鎮北里係戰後鳳山鎮設行政里時，最早的 15 個里之一，為清代的牛潮埔庄，為日治中期的「牛潮埔」大字。民國 59 年以前，「北門仔」屬以牛潮埔庄地界編成的鎮北里內。民國 59 年時，依據目前〈高雄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整編新的行政里，其戶數均有相關之規定，戶數符合相關規定，⁷才整編一個新的行政里。

對於「老鳳山人」而言，「北門仔」是一個位於城門外的新落點，對牛潮埔庄人而言，該地是庄外的建成區。北門仔是鳳山縣城的郊區，又處在牛潮埔庄和赤山庄的行政區交界處，在戰後初期，根據牛潮埔和赤山庄等耆老所述，除了原先在城門附近的外北門一帶，其他則是一片農田和墓埔。

以現在的北門里和文華里里界，乃以鳳松路區分（圖 5），以東屬北門里，西邊則是文華里。農田主要分布在文華里內，而北門里內原本多墓埔。事實上，北門里的歷史和地理紋理，與墓葬息息相關，而這樣的發展來自於清代的地理環境。清代鳳山縣外北門外，有座武洛塘山，其地理位置即座落北門里境內，更可以說武洛塘山占了北門里有幾近三分之二的面積。光緒 20 年（1894）《鳳山縣採訪冊》載，武洛塘山設有「義



圖 5 據謝秀霞里長指出此鳳仁路段，右側以前為墓葬區域
圖片來源：邱延洲拍攝。

7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高雄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3 日。
網址：<https://outlaw.kcg.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09>。

塚」，更云：「魚鱗疊葬，已無隙地（建置莫考）」。⁸

清代所謂「義塚」有兩種意涵：其一，由官方或民間捐地設置的墓埔，某程度具公眾性；其二則是某地之範圍內埋葬數十甚至數百具遺骨的塚域。簡言之，武洛塘山自清代以降便是大規模墓埔塚地。光緒 3 年（1877）朝廷敕建「昭忠祠」亦座落於此，納戰死於牡丹社事件之淮軍兵士骨骸，安葬於斯。⁹

惟武洛塘雖為山崙之名，卻亦是埤塘之稱，《鳳山縣採訪冊》亦言：

武洛塘（舊志作竹橋陂，俗呼為紫頭陂），在大竹里，縣東北里許，周五里許，源由新陂辦，受曹公舊圳第三支，兼納一溝（崎港）、一圳（寓潮埔圳）、一陂（國公厝陂），西行分注一溪（東門）、兩溝（內濠、外濠），溉田四十甲。¹⁰

上述引文提到武洛塘，俗呼紫頭埤，此應是誤寫，正確為老鳳山人口中的「柴頭埤」。不過柴頭埤隨著日治時期鳳山街市開發，逐漸縮小，而埤塘界線越趨模糊。其中明治 40 年（1907）鳳山支線（打狗至九曲堂）縱貫鐵路開通，設立鳳山驛，於是挖武洛塘山的土石，填在柴頭埤。昭和 10 年（1935）興建鳳山神社，亦填土柴頭埤西北側，增加腹地。凡此種種，導致柴頭埤逐漸被遺忘，武洛塘仍因墓葬之印象還留在附近民眾的心中。

為了釐清鳳山北門外的聚落發展變遷，民國 111 年（2022）12 月，北門里的謝秀霞里長（1970-），邀請當地耆老王金騫（1955-）和陳啟青（1958-）二位一起接受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及筆者一同進行耆老訪談（圖 6 至圖 9），訪談的主軸就是以鳳山新城北門外的聚落發展及戰後歷史演變。透過耆老的分享，可以大體了解鳳山北門外的武洛塘山及聚落從清代至戰後發展的雛型。

8 （清）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49。

9 （清）不著撰人，〈昭忠祠祭田碑〉，收於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358。

10 （清）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109。



圖 6 訪談中耆老正在解釋鳳山北門外聚落相關位置
圖片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 7 由鳳山北門里謝秀霞里長邀請地方耆老向採訪者進行訪談
圖片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 8 地方耆老王金驀先生
圖片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 9 地方耆老陳啟青先生
圖片來源：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其中，耆老及里長提及提到武洛塘一壠山脈，並不單指一座山丘而已，從兩人的環境認知中，指出武洛塘山可以一直延伸到澄清湖棒球場旁之「高雄忠靈祠」，也就是從「北門仔」開始，沿途經牛潮埔、三抱竹、熱帶農藝試驗所、鳥松軍人公墓之墓葬廊帶。深究此種認知的建構，某程度是地理紋理所造成。

不過，現今的「北門仔」已經不似過往墓葬如魚鱗疊葬之景，因都市計畫開發的緣故，使得原本的城郊景觀紋理產生變化。日治初期到戰後，因他處人群的移入，為

北門仔地景改變的契機。昭和 14 年（1939）臺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於牛潮埔設立十四工場，位址便是北門外鳳山驛往九曲堂之鐵道北側。民國 44 年（1955）大陳島居民配合政府撤島，故政府則將一部分大陳島民安置於原十四工場位址，並命名為「太平新村」（圖 10），老鳳山人則稱之「大陳仔（t ā i-tîn-á）」，意指大陳人居住之處。



史博物館

圖 10 鳳山北門外太平新村一隅
圖片來源：邱延洲拍攝。

民國 57 年（1968），政府規劃興建北門市場，由此可知北門仔與周遭地區的聚落規模達到一定程度，促使政府須考量民生，以興建市場。此外，民國 63 年（1974）鳳山肉品市場規劃遷移至現址（即經武路與鳳仁路），民國 65 年（1976）底完工。而鳳山農會將肉品市場遷往該處，則是與經武路的維新陸橋建造開通有著重要聯繫。

民國 61 年（1972）維新陸橋始造，據謝秀霞里長，以及當地耆老王金鶯、陳啟青表示，時任總統的蔣介石經常偕夫人蔣宋美齡視察陸軍官校，兩人至高雄下榻於澄清湖內的行館，因此從行館至陸軍官校，囿於鐵路阻礙，唯一進鳳山市區的道路，即經鳳松路接中正路，再行進往陸校。然而，此路段設置平交道（老鳳山人稱「四支擋（sì-ki-tòng）」），依據鐵路局火車班次時刻，放下柵欄，而蔣總統車隊常因火車行進，而在此停留，等待列車通過，造成危安問題，故指示另作替代道路（即維新陸橋）。

以上所談從日治到戰後的建設起造，必然牽涉地基的開挖，由於北門里原本即武洛

塘山塚埔，必然挖掘出為數不少的先人遺骨，傳統上對這些遺骸亦不能使其暴露，受日曬風吹之苦，因此乃建祠廟、立小壇，安奉先人，又遺骨之出，莫辨男女，焉知誰家，遂尊萬姓公媽、有應公媽之稱。這也是在北門仔地域內可見多處小祠奉斯，如北門萬應公媽廟（圖 11），鳳邑北門萬福廟（前身萬應祠），以及家禽市場、北鳳山清潔隊內均得見萬



圖 11 鳳山北門外的萬姓公媽廟

圖片來源：邱延洲拍攝。

應（姓）祠等。據此亦供我們後世之人，對於北門仔、武洛塘的歷史、地理紋理變遷有些許的遙想和憑念。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肆、未來的研究課題

回顧 18 世紀至今鳳山縣發展脈絡，便能發現從過去的縣城的討論，逐漸外擴到討論北門外聚落發展的規模。民國 110 年（2021）8 月公視歷史劇《斯卡羅 SEQALU: Formosa 1867》¹¹ 熱播，重新讓大家透過「羅妹號」事件，檢視 19 世紀末的南臺灣原住民及清朝統治臺灣的合理性。高雄市的鳳山區作為清代鳳山縣治的所在，新城北門外的大片義塚也因為後續清政府執行開山撫番政策，保留下淮軍葬地的紀錄。為此，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向政府提出請求要求釐清淮軍與鳳山北門外武洛塘山安葬的歷史脈絡，並提出將保存於國立臺灣博物館中的「敕建鳳山昭忠祠碑」，以複製等方式迎回北門外原昭忠祠碑舊址安置。

11 公共電視出品的《斯卡羅》，由曹瑞原導演執導，改編自陳耀昌原著小說《傀儡花》。

因此，北門外的歷史和地理變遷，包含了最近起掘的武洛塘山墓葬群，該墓葬群不僅為鳳山新城北門外最大墓葬群，更有清末淮軍義塚，隱含著清末「開山撫番」的歷史故事。其他，如清代北門外的社會環境的發展，乃至聚落開發、太平新村的起建及經武路闢建後對於鳳山地區的影響。此區域的歷史議題及文化脈絡仍尚待細細梳理。

正因為鳳山地區具有豐富文化歷史底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與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持續關注該區域的文史研究。近年，有學者針對鳳山各項議題發表階段性成果，例如近兩年出刊的《高雄文獻》第12卷第1期由李橙安所撰筆的〈鳳山第一公有市場之歷史發展〉、第13卷第1期中王御風的〈日治時期鳳山醫院初探（1896-1910）〉及邱延洲的〈戰後高雄鳳山鎮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占據寺廟與撤離〉相關研究。¹² 因此，本文在這樣的基礎上補充了作為「北門外」歷史變遷的耆老訪談，也記錄近期鳳山新城門額的發現及眾人對於鳳山「北門外」文史調查的努力。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¹² 李橙安，〈鳳山第一公有市場之歷史發展〉，《高雄文獻》，12（1）（2022），頁72-113；王御風，〈日治時期鳳山醫院初探（1896-1910）〉，《高雄文獻》，13（1）（2023），頁8-29；邱延洲，〈戰後高雄鳳山鎮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占據寺廟與撤離〉，《高雄文獻》，13（1）（2023），頁30-57。